

南
村
輟
耕
錄

南村輟耕錄卷之三

天台陶宗儀九成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

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奏命史臣纂脩宋遼
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
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
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
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
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
會稽楊維禎嘗進正統辨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

萬世而為心者也惜三史以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秉
史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為本矣維禎字廉夫號
鐵崖人咸稱之曰鐵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
第以文章名當世表曰至正三年五月日伏覲

皇帝詔旨起大梁張京兆社本等爵某官職專脩宋
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禎
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伏
以歷代離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
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綱舉而
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兼脩是非之論既明正閏之統

可定柰三史雖云有作而一統猶未有歸共惟

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

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為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
精惟一大一統以書元嘗怪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
編而全備芸臺大啓草澤高升宜開三百載之編年以
垂千萬代之大典豈料諸儒之謙筆徒為三局之志書
春秋之首例未聞編目之大節不舉臣維禎素讀春秋
之王正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目之紹春秋文
公有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高祖
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

於滅盜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證之于今况當

世祖命伯顏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
歲親傳 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吉確定統宗有繼宋
不繼遼之禪故臣維楨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挈大宋
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
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聽深懼冰兢下
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辯曰正統之說何自
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章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
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
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

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
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
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
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
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名而論之也
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
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
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
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
失與志三國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

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

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
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
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所不
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
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
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九九主歷二百
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
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畧中夏而石晉
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
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

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
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
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剋宋帝有中原
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
氏世為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
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
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且遼為翁而
宋為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
不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
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

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
而以蜀漢為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
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
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
為仇矣契丹氏皆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
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瑭
事唐不受其命而篡漢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
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
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
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常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

憲宗五代子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
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
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
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
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為統則遂
為毆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
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
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
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
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

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
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
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
年金秦和之議以靖康為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
秦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
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
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
統漢家之危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
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
為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

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
劉蜀牛晉族屬踈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
正閏者猶以正統在屬正朔相仍在江東族嗣祚親切
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
南渡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
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
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
屬者不苟然矣故我

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
喻是

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今日之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

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

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
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
待今

聖人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
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
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
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
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
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
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

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
元又豈急於

太祖開國五十年及

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
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
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
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
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
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
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

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
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
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脩於異代之君子以其
議公而論定也晉史脩於唐唐史脩於宋則宋史之脩
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
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
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
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辭為經而正統大筆
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
咲為辱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

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

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觀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

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徃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以為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辯以

伺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
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枝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
以為論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
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者題
滿江紅詞于驛云大液夫容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
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
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鯨華歎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
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浹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官車
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儀名清惠字

冲華後為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

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上命斷其首縣全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貞烈視前日之託隱憂於辭章者相去蓋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台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汙因陽曰能俾我為舅姑與夫服暮月

乃可事君千夫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
之師還挈行至嶮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所
以死矣即嚙拇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
道妾當炎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
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延首故
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死之
日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債起如始寫時不為風
雨所剝蝕子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嶮丞徐君墳對
石祠刻碑於死所浙東元師白野泰不華公字兼善元
及第狀首越日為立廟像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

五峯先生孝光為記郡上其事于朝請封如民所表
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為游卒所掠以獻諸王將韓知必
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五言
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每陣惟
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
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舜陞行盡敵心欲逞
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穎禪讓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
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眚細思
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
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垂戒當耿耿江南無謝

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巴陵境大江限南北
今此一艘艚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昆岡不
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衙署
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癭初結合歡帶擔比日
月晒死史會雙飛比目願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
景旄頭執正然虽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
一方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吊空影簪
堅折白玉餅沉斷青綆一死空冥府憂心長炳炳妾堅
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志節匪
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憎火然願為死灰冷貪生念翹

蛾乞憐羞虎穿借此清江水
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
定作血面請願冤化精衛
填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多
稱道之韓名希孟年十有八
魏公五世孫襄陽賈尚書
之子瓊之婦死且三十餘年
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
趙魏公為書其詩則節婦之
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
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
同時被虜來杭居韓蘄王
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
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
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
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
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
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
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諾即
嚴收焚香再拜默祝南向

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詞曰
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
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
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埽地俱休幸此
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卽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
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楊樓杭徐子祥與韓府居相隣
嘗聞長老嗟悼之及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
忘其姓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
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之罪人
也

岳府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祔焉自

國初以來墳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為六世孫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之王之諸孫有為僧者居墳之西為其廢壞廟與寺靡有子遺天台僧可觀以訴于官時何君頤貞為湖州推官柯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復歸然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為杭總管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為已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為作疏語曰西湖北山褒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騮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

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
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鍾長為聲寃於草
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
長規制典祊田隳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毀神棲
風雨遂頽廟貌休留夜啼拱木躑躅春開斷垣淚落路
人事闕世教蓋忠臣烈士每

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撓 國典出墓緣之跡
聖明有司告之臺省冀

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為臣之勸
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疏

成郡人王華父一力興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
州路申明泚省轉咨中書以求褒贈適趙公子期在禮
部倡議 奏聞降 命勅封並如宋止加保義二字自
我元統一函夏以來名人士多有詩吊之不下數千百
篇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生絳翁云萬古知心
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湏史死此虜安能
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
西湖路悔不鳴夷理釣船趙魏公孟頫云岳王墳上草
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
旌旗英雄已死何嗟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

此曲水光不勝悲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中河嘆黍離
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
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
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純云海門寒日澹無輝
偃月堂深畫漏遲萬竈貔貅江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
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
有人行酒著青衣林清源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葬西
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
烏廟堂短計漸螯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
局一龕燈火屬浮屠讀此數詩而不墮淚者幾希然賊

檜欺君賣國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翻四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惡而武穆之精忠靄然與天地相終始死猶生也彼思陵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余亦有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蒙壘窟空山日落叫句周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逆檜陰圖傾大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讎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瞻征幟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烏乎竟死姦邪手顛沛誰為社稷憂黯黯冤魂遊狴犴紛紛雨淚泣貔貅唯餘

滿地萇弘血不見中流祖遜舟氛斐已塵金匱匣冕旒
終換鍊兜鍪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若樹
尚知朝禹穴遺黎搃解說王猷復田起廢憐僧寺移撒
褒嘉賴省侯 聖世即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楸精
忠宋所賜廟額此詩在未曾加封前作故云時至正已
丑也

回回田地有年七八十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
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密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
滿用密浸鑄志歲月于棺蓋瘞之俟百年啓封則蜜劑
也凡人損折肢體食七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

審人番言木乃伊

南村輟耕錄卷之三

遼人書言本代時

南村輟耕錄卷之四

天台陶宗儀九成

吳興王筠菴先生

國器

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安倪君過余溪上示游杭雜藁中有識唐王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

有此事願詳告我妾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滿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橫肆勢燄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攬珠襦玉押

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攬珠襦玉押

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
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
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
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
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即將眈眈
餓虎事露柰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
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為匱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
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藪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
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搃浮屠下令哀
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

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
師上達四聰天怒恚恚飛風雷號令摔首禍者此焉
山陰人始有籍籍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
聲生執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
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痕自奄奄若將絕
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
我往觀闕巍我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
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陛
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
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

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欵益篤叩知家徒四壁側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尔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頌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

恠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拙冬青樹植於
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髡形南面欲起
語野麇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
六合忽恠事蛻龍桂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
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
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
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亾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
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
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
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雅水到蘭亭

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
首量面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塘
久熟恚其事唐至今無恙靈鄉既具聞始來謂端叟曰
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亾非有商辛流毒為白旄黃
鉞之招也直以千載也河清六合執一木火運移衣冠
道盡卧榻側難容它人鼾睡耳 聖朝量包覆燾恩完
猶穢煦育亾國遺胤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尔
至今言之可為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
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
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

民彞物則獨具於執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恠世之
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
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
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
一分行通神明捷於景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弥厚其
澤當弥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皆已破程
嬰公孫杵曰強有其真孤今者國已亾唐君王潛匱歲
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閔世教有足
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羅先生有聞
所撰也先生德興人董石林吉翁題其後曰釋醮熏天

墨毒殘骨不啻鞭屍剛骸之慘執張威揖孰撻其鋒儒
流唐進士念世藉陽和生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
毀室捐貲仗義集儔潛遺幣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
羈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炎視漆身隕鉞者盡在
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
報捷若景響善者勸矣詹厚齋載采復題曰嘗疑武王
伐商劔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未必尔也紂死矣既
擊之以斷其首注太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
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
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

霍不幸而遭樊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
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執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
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于中毀家取
義為人所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
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一
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
與余讀羅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天
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耳不然天
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矣厥後越有
新治中來聞其事義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為

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
人皆出秉彜好德之真徵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徵治
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
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五月顯及見遂昌鄭
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
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
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
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
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
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

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
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
莫雅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
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
騎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
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
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
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蝼螿不敢穴移來
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在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
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不記羊之一年馬之月劈歷

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
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句語微不同詩中有雙
匣字則事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以
傳者之誤而寫人傳中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
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
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
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莖骨
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唐
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
之齊人周草窓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

年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剎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家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領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脇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

下皆藉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簾一小厠攫取擲地
有聲乃金絲所成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縣其屍
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
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
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隣里為之感泣是夕聞
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
光五帝陵孟常吳謝四后陵初欽徽葬五国城數遣使
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
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官一時朝
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費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選

人楊焯貼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襯之最下者斷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衮冕翬衣於槨中不改斂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歆逆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為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內有玉爐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為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真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優然如

生羅陵屍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當
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
鐵狀以故諸兇棄而不取往姓為村祇所得間有得猫
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髮長六尺餘其
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度置
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寔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
死翁恐甚函送龍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
屍時澤在傍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竒痛一點起
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双股墮落十指而
亡聞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揚髡執豪奪鄉人產

業後為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齧之罪不加衆各不
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楊髡分贓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
在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
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
已明安得有一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
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群兇接踵墮
於非命天之所以禡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
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
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
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
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早饌
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幙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
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媼戚屈來同飯文
敏公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
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
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
遽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徃徃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
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
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邦寧傳奉 太后懿旨命

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菴所書公真奏

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昂何不書而以
屬吾邪李因具言之雪菴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
後人所可企哉

胡汲仲先生長孺號石塘特立獨行剛公有守趙松雪嘗
為羅司徒奉鈔百定為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先生
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五絕糧其子以
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觀此則一毫不
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蔡

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
鳴語之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

虞伯生先生集楊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
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
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
生柳扈駕上都以所作詩分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
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
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
又以諸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
蘆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為天野為星則

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 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
焉范即德機先生樽揭即曼碩先生 侯斯也嘗有問於
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
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
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
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為然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吳元板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
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
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
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

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
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鞵一易程
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
八以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叅
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
是遣人携向之鞵履往吳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
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織達旦毅然莫
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粥
鏹物乞身為居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
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暴衣為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

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叅政使尋其偶耳屈出鞵履示之合函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叅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吳元路路官為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搗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渚夜二鼓

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畫忽中流一擢漸逼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斂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荅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逕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

潘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
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
上是奴家卽若閒時來喫茶黃土作墻茅蓋屋庭前一
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卽盤塘鎮行
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土中庭紫荆亦然及登殿
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
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
女之言不誣矣

戴石屏先生

復古

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

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

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饒以
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
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拉不住一分愁緒拚月盟
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
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已

宋丞相文公

天祥

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

其忠義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

世隆

有詩挽之曰大元

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菑日忠如
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
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刺者矣虞伯

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柰北風
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
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洒淚
時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

徃徃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符
圖烝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
已其大者若鷄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
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豈其靜定之功已成特假此
以愚人邪抑果異物邪石子名曰鮫苔乃走獸腹中所
產狗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虞邵菴先生集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
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
句而兩韻名曰短桂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
談蜀漢事因命絃筆亦賦一曲曰鸞輿三碩茅廬漢祚
難扶日莫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
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
早賦歸興蓋兩字二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為尤難先生
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折桂令一名廣
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宮引今中州之韻入聲
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邪王亦無恙邪楚辭九辯
曰還及君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
曰子之君無恙乎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
不已乃上疏乞骸骨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
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
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日沒處皇帝無
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傚傚恙
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尔雅曰
恙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
也善食人心人患苦之凡相問云無恙恙或以為獸或

以為蟲或為無憂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
取憂及獸廣韻猥字下云猥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
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蟲善食人心是猥恙二義神異經
合而一之則誤矣

維楊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一
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某人
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
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彘乃尔秦勉強
從命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蝸可畏內之帳中同
寢直抵都下置書館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

輟耕錄卷之四
與家眷來邪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
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附便驛報吾鄧
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
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
死坐之於懷至曉不為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
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為美事今秦之
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
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

顯宦

南村輟耕錄卷之四

南村輟耕錄卷之五

天台陶宗儀九成

金華黃先生

僭

嘗去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

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端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璞曰角觶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乃始得其詳蓋

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

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

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主進曰此名
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
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載稽
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飛莢日行三萬里而未
嘗善言也又后土跣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
軒轅獲飛黃而獨角漢武獲獸并角而五蹄又未嘗聞
其能言善馳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
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而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
弗届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

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闐因出角端為賦題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粲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

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衆管子系韋以象大輅上鼓二韋橐按其管則箏鳴篥首為二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尚食局進御麥麵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

驢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
侵乃巧工瞿氏造者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瘳薨
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
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答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
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
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鄧光薦先生

荆

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

鴝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好歇天長地闊多
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柰何行不得也哥

哥其意可見又有所贊文丞相像曰目煌煌兮疏星曉
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
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日
落處北闕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
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
嘶臨警蹕三官洒淚涇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孺鬼終
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此語尤
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徐文獻公琰字子方至元間為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

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為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
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
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為厚德長者

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截歷代玉璽磨去篆文
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已奏
請故也獨唐武一玺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璪瑾半寸
許因不可它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
智能逆料之乎

天子郊祀與祭 太廟日百官陪位者皆法服凡披秉須
依歌訣次第則免顛倒之失歌曰襪履中單黃帶先裙

袍蔽膝綾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佩丁當冠笏全

李木魯中羽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 上問曰三教何

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 上曰若

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其可

一日闕哉 上大說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云古

但看九年兔望日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

前曆每月初一為詩句所拘然率支以見干也當推九年

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甲子甲戌至五支九至申九數

也即戊申小月天地八耦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

翔至古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即以巳酉為今月大三

十日無差如朔一日巳酉數至次月小分明只廿九如

廿九數至次月朔止也節烝只憑九年曆假若造甲午年烝

二十四氣真端的要知今日節烝則看天干三數地支

七三假數如癸亥見巳七數也熟記心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

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如逢子時交節烝却用若依此

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奧閏月本來中氣無月云閏

烝何勞物外更它圖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

夫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九年二月十五

初一日辰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千只九年中取大小無

初百一日辰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千只九年中取大小無

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

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

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點准此

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

一法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豈特此為然凡推筭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月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

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初刻立春
則數至巳知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
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
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
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氣歌曰驚蟄五時二刻求
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
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
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寒四日四時四
小寒四日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
此為捷法君須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

日零三時一月節三十日零五刻二刻半月一氣十五
日零二時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
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
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時刻約
法歌云二十四氣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
換初一正三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時
刻云其法不論何歲何月但以日為百數時為十數刻
為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遇初十於千上下
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炁則先下
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亥時故也如子

一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共得二七三三
 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知為初二刻蓋零
 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一刻三數初二刻四數初三刻五
 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
 成法也今零三數是乃初二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
 數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為前正
 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剩下一
 三五八則十三日辰時正三刻驚蟄也餘做此十二日
如遇十三時刻以上則退十二時為一日八
為一時刻如遇九刻以上則退八刻為一時也

時刻約法圖

正二	正初	初二	初初	正二	正初	初二	初初
----	----	----	----	----	----	----	----

正二	正初	初二	初初	正二	正初	初二	初初
----	----	----	----	----	----	----	----

正三	正一	初三	初一	正三	正一	初三	初一
----	----	----	----	----	----	----	----

正三	正一	初三	初一	正三	正一	初三	初一
----	----	----	----	----	----	----	----

功布

正四

初初復如始



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

國音船示專反或作團又誤作國

二綽無碑比

出宮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

矣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

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

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執披賈釋云謂以筵時乘人故有柅車前執引者及在
柅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柅車之前若道有
位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者執披者
知之也道有位謂下阪時也道有仰謂上阪時也傾虧
謂道之兩邊在柅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位則抑
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
使執引者知其止阪也若柅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
亦左右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
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
其布向西使東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

也大夫御柩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塋啓殯音異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坊坊用賈釋云拂坊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拭去凶邪之氣也出禮圖三禮崇義

錢唐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陽三畫陰成

泰卦也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絀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碎兒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人之所製與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漆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燂寸聲相近字之偽也然引光奴之名為新

沈仲說古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郢氏候其他適為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說詢

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曰妾范復初
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粥於此仲說惻然淚下因囑妻
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為妾當如已子
視之即尋其母使擇壻仲說備奩具嫁之邦人稱之至
今不置夫嫁人之女之為妾為妓為娼者古有其人矣
今則未聞也仲說誠賢矣哉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

德輝

字仲寶通州潞縣人至元七年

庚午公為戶部尚書歲旱蝗

世祖特命公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
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

自以為不寃公燭其誣召鞠魏妾撈掠一加服不移晷
盖妒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
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
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冤無
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顛有釘塗
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
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今有司開其夫棺毒
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為宋包孝肅公極云
嘗聞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盖

其建國號詔曰漢曰宋也我

朝大元二字在 詔旨不可單用又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又篆蓋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頌曰篆額為是

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纖悉具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來無復此一人矣

劉湏溪先生

會孟

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武

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

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

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是

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

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

快巖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而荒於色為人臣

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張毅父先生千載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

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

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

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一積公
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毆陽氏於俘虜中
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骸以重囊與先所函橫南
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繩鋸髮斷明日
啓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劉湏溪紀其事質于
公畫像上曰間居忽、萬古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
如何尋約亦念束髮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
不顛泚昔忌其生今燼其死鄧中齋題曰目炯炯兮踈
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
心丹嗚呼曾謂斯人不在世間

宋季年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
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為苦崇明鎮
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
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
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
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
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
邊解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
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
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
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
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為防海民義隸提

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
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
百里五十里輒為堰渚水又絕江淮溯泗水呂梁彭城
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荏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
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輒也
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
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
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舡帆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
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菟金符為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
意自得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

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六年冬也

見胡石塘先生所撰何長者傳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陳月日在前閔以計力反先之陳殊無怒意因赴都以薦舉入仕歷官浙西廉訪司僉事閔方陞書吏聞陳來嘆曰復何面目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車即問左右曰閔仲達何在衆以疾對陳曰必為我故非疾也亟造其家閔惶恐出肅陳曰吾與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而食祿者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有以教正之幸甚寧舍我與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吾鄉周待制先生仁榮

字本心築一室終落成友人楊公

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
子咸不然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廿八莫有主者楊
之弟詣先生求分財先生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
事之費自已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藉自平陽呼其
子來悉付與之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卧屍迹天陰雨時迹尤
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閭巷表之
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
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為官執豪奪子
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川吳嘗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

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安寇迓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之而其屍枕藉麤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溼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負范旺事畧同但范現迹街碑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劔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清風堂者不過冤抑之志不伸以決絕於一時耳亦何為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邪此

理殆不可曉

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摯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一天字其下細註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也

杭瑪瑙寺僧溫日觀能書所畫蒲萄須梗枝葉皆草書法也性嗜酒然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云

李仲謙

思讓

滕州邳縣人前至元間由嘉興路吏負補浙

西按察司書吏廉介有為上侍父母下撫兩弟每退食自公則閉戶讀書稽今考古而教訓之俸薄奉養不給

婦躬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
紉必俟休假日至是若賓客見訪則俾小子致謝曰家
君治衣弗可出雷彥正號苦齋者清正慎許可人也時
為使偶戲謂曰外郎穿布衲到敢裹著珍珠仲謙畧不
荅徐至本案書寫辭退呈狀壓几上而歸使知深悔失
言親謁謝過請其出終不允使去它使來復往請始復
役後仕至憲官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氣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
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
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乙

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大寒

武林錢思復先生

惟善

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

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荅拜命坐壁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疏貴賤必送之外門外客或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閭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白廷玉先生

珽

號湛淵錢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岐為二

人皆異之賦双竹杖詩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或以
為先兆云

南村輟耕錄卷之五

南村輟耕錄卷之六

天台陶宗儀九成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褻褫作十冊乃宋理宗內府所藏每版有內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在錢唐謝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閱併錄其目真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

州郡

修城本

葉仲山跋

定武閣行

若合一契行閣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

霍子明跋

定武缸石

定武斷石

定武古刻

西京斷石

永興

古懿郡齋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苔真草

臨川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靜江府

復州

鼎州後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道州

金陵三米

米芾米尹仁米尹知

永嘉

古雲斷石

隆州

郴州

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前

曲水詩後

婺州府治

褚遂良墓

戊集一十刻內府

高宗臨定武米友仁跋

唐貞觀

太清開皇

祕省

內殿

內司四

京司玉堂

已集九刻

雜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 大字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鈎

晉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驚黃棗木

黃紙印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 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晁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吳詵草書

吳璜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周平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

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齊川亭
寶晉齋醴對紫金浮玉羣山迎快風消

暑重喪

番陽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廬山吳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毗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丘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玉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姜白石先生禊帖偏傍考云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

折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 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內歹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橫 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趣字

波畧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

是捺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

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下反

挑脚處有一關 右法如此其多畧筆其大槩持此法

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五字損本者湍沉帶右天五

字有損也

顧德王字潤之橋李人自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觀光

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與人曰昔吾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為之感動弗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既而訪醫中吳病且革趣舟歸潤之進次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月戊子也明日乃至攜李潤之奉其屍歛于家衰經就位邦人士為潤之束吊者潤之拜之越明年塋于海鹽迓頤氏之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歛于家禮與曰吾聞師哭諸寢又云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歛之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仁心者弗為也曰師無服而為衰經固近於掠義者矣曰疑衰加麻之經帶禮也故曰二

三子經而出至堊除之心喪戚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
師居其一於父也何異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蓋出於
仁心天理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嘆伏先生諱長
孺越之新昌人吁聖遠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為師生
而莫若途人者比比皆是潤之乃獨能行人之所難行
於不可行之時蓋絕無而僅有者真仁矣哉天下後世
之為人弟子而忘其師聞潤之之言寧不有動于中與
徐文獻公為浙西廉使時治所尚在乎江有

旨遷置于杭歲云莫矣擇日啓行一書吏者掌照刷支
郡諸司案牘官吏合受稽違罪責已皆取狀至是引決

公謂曰正旦在迹此曹乃職官俸吏禮宜陪位望闕
致賀受刑而從事無恥也否則為不敬盍別議之吏以
白于幙官因進曰相公長厚之道固如此然將若之何
公曰奚難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歡聲如雷
此亦厚風化之一端故記之

公既遷司至杭一日有本路總管與一萬戶謁公私第公
以賓禮延之上坐適書吏役外來見而趨避伺其退入
見曰總管萬戶皆屬官耳得無體貌之過與公曰在公
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須明主客之分我輩能廉不
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恃威執以驕凌之然後為尊嚴

乎吏報甚

向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檎中置餅內沃以沸湯密封餅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

法帖譜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勒刻版禁中釐為十卷各於卷尾題奉聖旨模勒入石此歷代法帖之祖

一 禮陽帖

劉丞相私第本

一 鼎帖

碑匠家本

一 大觀太清樓帖

一 三山木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本

二王府帖

蜀本

黔江帖

長沙別本

臨江戲魚堂帖

廬陵蕭氏本

淳化法帖

紹興監帖

利州本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印成本

烏鎮張氏本

新絳本

福清李氏本

東庫本

絳木舊帖

亮字不全本

北方別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本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前十卷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為祖計絳帖次之
二十臨江又次之

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
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希白工
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支理錯繆然則雖工其如難讀
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胄
家開群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塾帖好

大梁劉衍卿

世昌

云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樵余同觀淳

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曾觀
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石小
楷三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為何人又大學
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蘇舜欽題第七卷陳簡

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
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謹
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牡丹得觀於
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淳化四年
六月廿二者賜畢士安賜字上寶後段畢丞相黃字書
子孫保享等語百餘字逐卷有高宗內府印百餘顆後
有賈氏長字印又有一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
尚錦袈裟籤頭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友
云嘗觀楮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
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

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跋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
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
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
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為版本而石本復以
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題
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
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卿所謂
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仰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
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說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
帖用銀錠櫟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

則傳慶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楷之不汚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止三本真者其紙墨法度種種迥別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于祕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與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去羽亦曰家公唐代宗謂郭子儀曰鄙諺有云不凝不韻不作家翁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為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

湖南益陽州夜中同寢之人無故忽自相打每每有之名
曰沙魔土人熟此不以為異唯取冷水噴嚏候稍息飲
之湯徐就醒然猶二三日如醉餘不知者殊用驚駭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日毋錢氏年
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胸割取心肉一
盞煮粥以飲母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
隣里憐其且欲絕乃哀財命願真觀道士馬碧潭者醮
告神明祈陰祐之是日邑人俞浩齋聞而過其家視良
吉胸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為納其心以
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矣俞因述其事為

世勸吳郡宗翠岩先生有詩紀之其小序曰夫孝為百
行宗人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敏勞其恩號
罔極然而剖心封股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
死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觀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
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為世教勸而有司
曾莫能省原其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
不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錄其孝矣太上
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佑之福錄隨之衆邪遠
之神靈衛之今日謝世明日為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
吉者有焉故為顯白其孝以為人子之勸省也宗儀之

先人有孝感一事人多傳道之會稽張君思廉嘗書于
楊鐵崖先生所撰墓銘之後矣今併錄于此云元故白
雲漫士陶明元氏諱煜弱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玄武
神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躅齧牀簣衾禱號
叫以紓苦楚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搥心
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剖
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某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
犯死取一巒為湯劑神尔有靈疾庶幾其瘳禱畢即引
刀歆下忽有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
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數字于几面擲

筆二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嘔以水良久蘇乃鄰
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明元
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
及口而痛已失終毋身不再舉張子曰齊諧志性聖人
不道左氏尚誣君子非之明元之事遂昌鄭元祐狀行
會稽先生楊維禎誌墓皆不書非逸也畏譏而削之也
彼以謂玄武神者西北方之氣也莽蒼無知非如俞跗
岐扁能切脉察也投湯熨火抉腸剔胃以取人疾在理
所不通故不書雖然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
冥中英魂烈氣不散者或如俞跗岐扁依憑精魄以遂

孝子之請也不然何穹然漠然之體而有所謂天醫乎
明元子宗儀與余友善其寓殯又在玉笥山下去余居
不遠以是得其實尤詳故寧受左氏之譏不敢沒明元
之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之過蓋如此會

稽張憲撰

吾子行先生衍太末人大父為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先
性曠放高不仕之節其所厭棄者或請謁後樓上遙謂
曰吾出有間矣願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求室委
巷教小學常數十人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群童一是
肅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畧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

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楚史檣杙晉文春秋兼通聲
音律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趙
君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年饑女嘗事人後夫知妻
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偽楮
幣事覺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羅梓辱先生南出
數百步錄事張君景亮識先生叱羅曰是不知情攝之
何為即解縱遣歸先生不勝慚明日持玄條緇笠詣仇
山村先生別值晨出因留詩一章詩西冷橋外斷橋邊
之句意將後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衛
大隱以六壬筮之得爻子丑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

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聞先生之死
哭甚哀乃堊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
吾師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
生弗瀆死弗辱貞哉白余習篆畫極愛先生翰墨得一
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昌
先生談先生之始末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生號
也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官道士也會

世皇將取宋迺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
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歿於真州至正間詔

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
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空留北使欲何為忠魂久掩
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上若逢姦似道為言故國
黍離離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臄按攷工
記弓人注云臄亦黏也音職則髮臄之臄正當用此字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
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為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為汝
除之即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聞它所有震霆聲曰
妖已誅殛統遁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

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姬之女長而且
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役甚都借宿姬家遣在右謂曰
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姬平日數為它人借觀
因造一偽物而以真者懸要間不置也遂用偽戲留不
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為姦意姬
竊思道流之說計筭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竈
火內既而雷掣雷轟烟火滿室頃更平息擊死狝猴數
十其一最鉅疑即向之逃者所賁隨器行用悉係金銀
寶玉走告有司籍入官庫泰不華元帥為西臺御史日
閱其案朱語曰鬼贓云余親聞泰公說甚詳且有鈔具

案文惜不隨即紀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
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居士
之號始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齊東海
上有居士任爾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
友諸侯耕而食之拙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
君之祿不仕而事力云云然則居士云者處士之類是
已

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今
北方以親字為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

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親家又曰親家翁五代史
劉昫傳昫與馮道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
素惡道之為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誚昫曰此公
親家翁所為蘇氏開談錄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
女適道中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
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去但云傳語親家
翁今日好雪

寶晉齋研山圖

不假彫琢
渾然天成

華蓋峯

月窟

龍池遇
天欲雨
則澤潏

翠巖

上洞

方壙

玉筍

滴水許在池
內絰旬不竭

下洞三折通上洞
余嘗神遊於其間



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為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
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峯潤色裏書几隱
約烟朦朧峴岩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霞造化
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偃仰蟠
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廡夢忽不到觸目萬慮
空公家富音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崢嶸實天工
淋漓上山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主意皆逢原江
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歸出妙言顏公
珍此石美與衆物肩何必嵩少隱可歲為地仙余每誦
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從嘆

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啖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
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示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
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
八月望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為畫畱錢唐
吳孟思書文後攜至吳興燬千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
漫記于此

翰墨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
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語云夫人廷尉展
之弟恒之從妹中書郎李充之母

南村輟耕錄卷之六

